

有一条线，总在不经意的时间出现，线的那头是你，这头是我，注定的！也是跑不掉的。



睽违两年，晋江“暖爱”女王 老草吃嫩牛 华丽回归

演绎2013最温馨浪漫的现实童话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有个固定的人听你唠叨，虽然烦，但也得听着。
于是，何双双就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
光着脚就这么来了……

随书附赠精美纪念版书签、明信片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张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难得门当户对 / 老草吃嫩牛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36-9312-8

I. ①难… II. ①老…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62859号

书 名 难得门当户对

作 者 老草吃嫩牛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东明 E-mail: qdgdm@sohu.com

特约编辑 王 婷

装帧设计 孙顾芳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00mm×980mm)

印 张 17

字 数 26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6-9312-8

定 价 29.8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29



难得对门当户对

NAN DE
MEN DIANG HU DUI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01	最初的遇见	001
chapter 02	相亲：别样的相识	012
chapter 03	三十岁未嫁，有罪	035
chapter 04	你是我的伏地魔	043
chapter 05	战国七雄	071
chapter 06	小鸟的幸福	093
chapter 07	破碎的友谊	111
chapter 08	赤脚而来	133

难得门当户对

NAN DE
MEN DANG HU DUI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09	恋爱：酸中有甜	139
chapter 10	人人都结婚	155
chapter 11	解脱于过去	174
chapter 12	欢乐与悲伤同理	189
chapter 13	难得门当户对	222
chapter 14	幸福的定义：家	241
chapter 15	混乱的婚礼	254



何双双最怕去谷穗街的茶社了，因为那地方几乎成了她的相亲窝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隔三差五的，总有好心人约她打扮整齐了去见各种各样的未婚男士。

一来二去的，下到茶社的迎宾小姐，上到茶社的老板都与她非常熟。上个月，这茶社的老板还把自己老家的一位大侄儿介绍给何双双。

在婚姻大事令她绝望的时候，何双双也动过见茶社老板那位大侄儿的念头。可惜，过了几日茶社老板便很遗憾地告知她，他的大侄儿有主了。

何双双起先是恼羞的，到后来，也顾不得了。结婚就像是老师留给她的家庭作业一样，虽然知道这是有好处的事情，却依旧架不住她心里的厌恶。然而，这偏偏又是她必须要完成的。

昨日，何双双的闺蜜又给何双双介绍了一位门当户对的男士。听上去各种条件都过得去，可一听又是在那家老茶社里见面，何双双便厌恶了，连连哀求闺蜜能换个地方吗？她的闺蜜一听就怒了，“那地方离你家最近，消费也不高，怎么，难道你还想去五星级的欣雨？！千万别，一顿饭下来得花上千块呢。留个爱财的名声多不好啊！”

万般无奈之下，何双双还是打扮整齐，以最好的面貌来了。进了门，她笑

盈盈地跟老板、老板娘、扫地的大婶通通打了招呼之后，自发地去了自己最熟悉的包间。何双双刚刚坐定，就听到隔壁包间里有女士在哭求，那声音听上去真的是哀婉凄苦，要多悲凉就有多悲凉。

“求求你，放过我吧！”

周彦看着跪在那里，就连哭都哭得如此可人的华梅，心里是又酸又涩。瞧华梅这话说的，她把自己当成地主恶霸了，而且还是那种强抢民女的地主恶霸。

“我知道，我家欠你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也知道我这样做很没良心，可是我努力了。我想过，跟谁过不是过，你知道的，这三年我一直都很努力……”

斜阳透过包厢的窗户照在了华梅那张本该很美的脸上，但是周彦偏偏看出了狰狞。没错，是的，华梅此刻孤注一掷，已然是豁出去的姿态了。周彦没有办法，只好继续劝。

“华梅，你别这样。你先起来，咱们坐下好好说。啊……你先起来。”周彦站起来去拉华梅，却没有想到看上去如此纤细的一个人，一旦倔起来，任谁都拉不起来。

华梅挣脱了几下，甩起周彦的手来就像甩垃圾一般，看样子是碰都不愿意碰一下周彦了。

“你答应了，我就起来。”

这姑娘，当初的朴实劲儿哪儿去了？这算什么？胁迫？认定他是个老实人，必须吃她这一套？一向性格温和对华梅百依百顺的周彦，声调里都带了一丝怒气，“你先起来！”

小包厢里本来安静柔和的气氛，因为这一声，顿时就紧张了起来。

华梅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着那个向来对她百依百顺的周彦，抽泣声戛然而止。华梅站了起来，坐到了离周彦最远的那个位置上。

周彦烦躁地拿起了香烟就想吸，但又习惯性地看了看华梅。她向来不喜欢烟味，周彦也就养成了不在她面前吸烟的习惯。

茶室里响起了关打火机时清脆的咔嚓声，周彦呼出了一口烟，看着坐在那边的华梅。现在的华梅跟四年前的华梅很不同，四年前的华梅就像是一块纯洁的璞玉。她跟几个女同学勤工俭学，在超市里推销酸奶，而去超市买东西的周彦对她几乎就是一见钟情。

所有的男人都喜欢这样的女人——身材窈窕，长发飘飘，杏眼红唇，纯洁无垢。再有一些小个性、小天真、小任性，那就更好了。假如她无比崇拜自己，那就完美了。

华梅就是这样的女人，虽然四年前的她没有什么条件去留一头飘逸的直发。要知道，即便在街角最简陋的理发屋里做个最便宜的直板烫，那也要百十块钱，而且拥有一头健康美丽的长发，一个星期最少也得做一次焗油保养吧？来自乡下，贷款上的大学，零花钱基本是零的华梅哪里有这个条件，但是四年前的华梅，有着一切可以让男人们发自内心热爱的清纯气质。周彦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上天实在是对自己不薄，这姑娘怎么就那么好呢？

于是，周彦通过超市里的一个朋友结识了华梅。他喜欢带着一丝抹不开面子，因为害羞而面颊红润的华梅；喜欢因为看了一部感人的电视剧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华梅；喜欢那个眼神里总是带着什么都相信的华梅；喜欢微笑只是因为卖出一箱酸奶有三块钱提成的华梅。那个时候的华梅有着周彦一直思念的故乡气息。

四年了，周彦全心全意地去呵护华梅，她想要什么，周彦就给她什么。周彦确定自己是全心全意去建造并且维护这段感情的。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所谓的努力，在华梅的眼里，竟是这样的不堪一击。

屋子里飘着一缕缕的烟。华梅止住泪水，看着面前这个大她五岁的男人。她是真的崇拜过他，也不认为自己欺骗过他。几年前，超市经理给她介绍周彦的时候，华梅也是不愿意的，只是不敢反抗。第一次见面，他们在中心街溜达。周彦去鞋店给她买了一双三百多元的球鞋，换下了她脚上那双向学姐借来的高跟鞋。

“穿球鞋走路舒服一些。”

华梅真的很感动，虽然这只是一句很朴实的话。华梅从来没有穿过一双超过五十块的鞋子。那天，她穿的那双皮鞋整整小了一号，是她借来的。超市的规矩很多，着装必须整齐，而黑色皮鞋是最基本的。

他们就这样在一起了，周彦始终很尊重她。四年了，除了亲吻，他们没有做过任何越轨的事儿。打从认识周彦开始，华梅的好日子也就来了。她有些近视，上课的时候会戴那种粗边的老式眼镜。第二次见面，周彦就带她配了一副

八百多元的眼镜。开始的时候，华梅也拒绝这些东西，可是住在宿舍，一个屋子里的同学难免有些攀比。小巧的上网本啊，苹果手机啊，每次回家带回学校的海量高档零嘴啊，成套的登喜路箱包，等等。华梅所谓的骨气，在这些东西面前被刺激得灰飞烟灭。虽然面色上她从不带出来，可是，这种自卑是发自内心的。也许，这也是华梅接受周彦的一个原因吧，虽然华梅自己从不承认。

周彦是个不错的男人，他对华梅的好，并没有多奢侈，只是合适。他会贴心地给华梅把学费交完，会开着那辆二十来万的小轿车带她去吃价位不超过五百块的大餐。他会给她买一些不错的东西，比如开会时带回来的化妆品啊，她早就想要的联想上网本啊，还有她喜欢的可爱毛绒大熊啊……甚至他还会很小心地问她想去哪里，如果华梅说想去看大海，周彦就会专门抽出时间，带她去海南的一个朋友家里住上半个月，叫她过足瘾。

当然，周彦也会给华梅一些钱，给的时候很小心，生怕伤了她的自尊心。最初的时候他每个月给她一千元，随着华梅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每个月给她三千元，不是直接给的，而是每个月初悄悄地放进她的小钱包里。华梅的那个小钱包是她自己缝的，很可爱，十字绣的图案是中国娃娃，周彦很喜欢，叫她给自己也绣了一个。他们认识四年，这好像是周彦要过的唯一一样东西。他是真的很关心华梅。那年暑假他陪华梅回乡，跟华梅的父亲一起去地里干活。那时，华梅才知道，周彦也来自乡下，也干过农活。他们走的时候，周彦给华梅家买了一辆拖拉机，叫她大哥跑运输。乡亲们都说，华家发了，交了好运，有个好女婿。那时候的华梅也是真的很爱周彦。

得到润养的华梅，就像一朵娇艳的花儿，很快地绽放了。她不用再去廉价菜的窗口打饭，她的饭卡总有四位的数字。如果高兴，她还会请同宿舍的姐妹去打牙祭，去吃羊肉串。她得到了好口碑，也交了很多不错的朋友。华梅长得漂亮，大学里的许多学弟、学长都在追求她。而华梅也慢慢地发现，大都市是另外一个世界，这里的天空很蓝，这里的人想的、做的都跟老家的不一样，甚至梦想也是。世界大了，见识广了，华梅在成长，她发现，她可以得到许多的爱。她喜欢那种被追求的感觉，尤其喜欢那位学校体育系的师兄——喻夏鸿。当然，那时候系里的女生也都喜欢喻夏鸿。

喻夏鸿是学校篮球队的后卫，人长得漂亮，像个混血儿。他个子高高的，

打篮球的时候，能秒杀在场的所有女生。当然，喻夏鸿注意到的华梅，也是那个翻身后的华梅。这时的华梅有着一头每个月四次去发廊保养的黑色长发，她只穿一种牌子，虽然不贵，可也不便宜。每当喻夏鸿进球，华梅就会举着双手握着拳在骄阳下大笑，阳光照在她的胳膊上，施华洛世奇的水晶手链在阳光下闪着奇异的光。

喻夏鸿追求华梅的时候是那么的浪漫。在平安夜，站在她们宿舍的楼下，捧着一个包装精致的苹果和一束漂亮的蓝玫瑰，带着微笑等待她。他会在她生日的时候给她订七层的蛋糕，众目睽睽下打开一个可爱的玫瑰形首饰盒，取出一条小小的白金项链给她戴起来。当然，生日宴上，必不可少的玫瑰花只是最基本的配置。但是，周彦就从不送华梅任何花儿。

浪漫的喻夏鸿和沉默的周彦作对比，华梅的天平开始倾斜了。终于，毕业了，华梅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喻夏鸿考上了本市政府的公务员。前几天，喻夏鸿的父母与华梅见了面，他们对华梅这位虽然来自农村，但是长相、学历、性格都非常不错的姑娘感到满意。这下子，现实终于逼迫着华梅得做出选择了。

相比喻夏鸿的家庭条件，周彦只是来自农村。喻夏鸿家早就给他预备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结婚，一毕业就给他买了一辆三十多万的本田车。周彦在本市的装饰城工作，具体干什么，周彦从来没说过，华梅也就没问。她骨子里对周彦是有些畏惧的，很多事情，除非周彦主动说，否则她是不会主动问的，因为她不敢。周彦也有房子，在装饰城的附近，三室一厅，装潢倒是不错，只是没什么品味。华梅算计了一番，还是决定与周彦分开。她相信爱，于是今天下午的这一幕就发生了。

周彦沉默了很久，终于说了一句话：“华梅，如果你不喜欢我，就早点儿说啊！不是谁都会用四年时间去经营一段感情的……你看，我都老大不小了，家里也是一直催着的。”

华梅又哭了，哭得分外伤心，仿佛被抛弃的那个是她。

雨淅沥沥地下着，下得那么合适。该说的都说了，周彦有些心灰意懒。此刻，他在检讨自己的一些问题，他不知道他与华梅到底是哪一个做错了，自己该做的都做了，怎么就只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他要怎么跟姐姐交代？

徘徊在大街小巷的他，心里很疼，却不好意思去打搅自己的朋友们。他只

能独自溜达着，一直溜达到一通电话打进来。

“周彦，咱爸死了！”姐姐周晨在电话那边泣不成声。周彦愕然。看样子，正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今儿不知道是怎么了，那位与何双双相亲的男士并没有来。何双双等了很久，也没等到。她发誓，这家茶楼她是再也不会来了，嫁不出也不来了。

夜晚的凉风吹得好不刺骨，何双双拢了一下新买的大衣，正要打车，不经意间她看到在茶社拐角的墙壁旁站着一位男士，而这位男士正是自己相亲时在隔壁包厢的。何双双记得这位男士刚才出去的时候她还好奇地看了他一眼，身材高大，虽然不是特别英俊，但是也过得去。

这辈子，何双双见过很多人流泪，但是，还是头一次见到一位男士，叼着一根香烟，躲在旮旯里默默地流泪。

何双双的心顿时就软了起来，也不知道是哪被触动了，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递了一包面巾纸给对方。接着，她转身狼狈地逃窜，就像身后有几只德国黑背追撵着要咬她一般。

周彦的父亲周德凡死了，活生生是被气死的，是被他的亲兄弟连同前妻摆下的一个仙人局给气死的。当然，也有人说是被全村人生生给逼死的。甭管怎么说，死神面前无大小，从心脏病发作到死亡前后不到一小时。救护车来的时候，人都凉透了。

周德凡的葬礼办得很大，十里八乡，只要是个人物就来凑个份子，花圈也送了不少，一个接着一个的摆可以摆满整个村庄。周德凡出殡那天，远远看去，整个村子就像一座黄菊花堆成的花山。

周彦跟周晨将父亲的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之后，雇了一架民用直升机，将老爷子的骨灰伴着各类名贵的花瓣，自高空撒向了漳河。那些骨灰会流入黄河，然后，老爷子就会进入江河湖海，以后无论他们在哪个城市，只要有水就能找到老爷子了。

老周家选择这种高尚的葬礼仪式并不是因为周德凡是个什么有名的人物。当然，周德凡也不是个对社会作出过一定精神贡献的某种大家。很显然，周德

凡选择这种仪式是透着一股子悲哀的，他害怕死后被掘坟盗墓，而选择这个仪式，也实在是被迫如此的。

为什么周德凡确定自己会被掘坟盗墓呢？一点儿都不奇怪，周德凡就是大家熟知，传说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煤老板。周家所在的这村、这乡、这镇、这县、这市，乃至整个省的某个阶级都是知道他的。有钱人！传说中有几十亿身家的有钱人！发了，发得天怒人怨。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反正周德凡早早地就对自己的女儿、儿子说：“如果我死了，你们就把我烧成灰，四下扬了，气死那帮王八蛋。千万别叫他们压着我的尸体来敲诈你们！”

周德凡所说的“那帮王八蛋”的范围很大，在他发财之后以各种名义敲诈、欺骗、索要，又或者是利用亲情、友情、爱情换算成货币单位而从他这里捞钱财的人，都可以统称为“王八蛋”！当然，周德凡在这里说的不是他自己的这一对儿女，因为自他发财开始，他跟外人的关系一向是蜜里调油，反倒是对自己的子女疏远了很多。无论是周彦还是周晨，他们都不爱往父亲的身边凑，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儿子周彦大学毕业后就在北拓市独自创业，而他的女儿周晨，早早地就把自己嫁到了南方，跟一位比她大十一岁的大学教授结了婚。

父亲的一场葬礼全程下来也就是几天的工夫，葬礼结束之后，周彦直直地躺在了自己家里的床上发愣。直至现在他都不敢相信自己那个全世界最憨傻、最缺心眼的爹就这么没了。他全身一阵阵地发麻，一会儿云里，一会儿现实。周彦开始假装自己的爸爸还活着，假装自己的爸爸就在大屋那边又开了几桌麻将，他不打就看着那些亲戚后辈打，并且管吃管喝的，输了都算他的，赢了都可以带走。他那种财大气粗、拿腔拿调的笑声，不时地从小山庄的前面隐约传来，似乎……如今听上去，也没那么令人讨厌了。

多少年没有回来了，这屋子还是老样子，透着一股子暴发户的味道，如今看上去，倒也没那么令他讨厌了。

相片上，穿着西装的周德凡脸上还露出一股子乡土气的笑容，现在看来，也没那么令他憎恨了。

门口的白杨树上，三四只健壮的知了撕心裂肺地叫着；大院外，大铁门不时地传来敲门声、拍门声。周彦不是周德凡，他完全可以不给这些人面子，也

不用跟他们讲什么感情。他一向觉得自己除了姐姐周晨之外，对谁都不可能再有感情了。可今儿，安静下来的周彦是那么的哀伤，一眨眼睛，那眼泪就扑簌簌地，一个劲儿地不要钱似的向下淌，枕头都被浸湿了。许多早就被忘却的记忆，一股脑儿地回到眼前，一会儿换个画面，一会儿换个镜像。穷爸爸，富爸爸，翻来覆去的，那么来回地挪动着，不停息的回忆在悼念着已逝去的爸爸。

很久很久以前，这座大庄园还是青砖平房的时候，周彦还是挺爱自己家的。那会儿子父母慈爱，姐姐娇憨，他又是家里超生来的命根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吃干脆面家里就给干脆面。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大概是周彦七八岁的时候吧，他的父亲周德凡突然喜欢上了赌博，喜欢到了一定境界。家里承包的地里麦子熟了，他就在田垄上跟人打了赌，从春初到夏末，汗珠子摔八瓣的心血，眨巴眨巴眼就输给了别人，连秋收都省了。周彦妈是个利索人，忍了几次，闹了几次，没办法，卷了行李，将家里的东西带走得干干净净，褥子都没留下一条。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周彦十一岁的姐姐周晨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在十里八乡卖冰棍，给弟弟赚学费捎带养家。

现在，每当姐弟俩回忆起那段岁月却并不觉得苦。他们倒是觉得挺甜的，爸妈不管，赚了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晚上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在他们姐弟俩这段美好的日子大概过了三四年的时候，周德凡突然火了一把。他终于赢了，从一个南方老板手里赢了一座效益还不错的小玛钢厂。自那以后，周德凡像是财神上身一般，玛钢厂、洗煤厂、运输队、煤矿，一个矿，两个矿……直至前几年国家煤炭资源整合，他的财运才停下了步伐。那时他才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他的人生太失败了，老婆跑了，儿女不亲，活得一点儿爱都没有，寂寞极了。

村里所有人都知道周德凡有钱，只是不知道他有多少钱。正史、野史、艳史，他的传说是方圆几百里最多的。赚钱是件愉快的事情，周德凡因为赚钱连赌博都给戒了，那是被迫戒的，因为别人也玩不了他那么大的。再说了，他很忙，忙得一个月都没空给亲生子女打个电话。

周德凡不是个好爹，孩子小的时候他赌博，孩子大的时候他唯一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给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买保时捷就买保时捷，想去南极就去南

极。幸亏周彦还有个好姐姐，一个早早就辍学品尝完了这世上所有辛酸苦辣的姐姐。周晨揪着自己弟弟的耳朵警告他，不管怎么样，他都得念完大学，考不上，花钱也得念。

周彦的性格不同于周德凡，他臣服于生活，被生活改变得厉害。他认真，因而让人感觉胆子不大；他谨慎，因为他的父亲上当太多；他洞察力很强，因为他早已尝遍酸甜苦辣；他活得真实低调，因为他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老子又会把这个家给输出去。他害怕那种失去一切的日子，所以他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活得稳健踏实。

周德凡发财之后的日子其实挺寂寞的。他寻求过真挚的情感，比如友谊。他周围的有钱人也不少，一开始都是想要追求平民难以想象的奢侈生活，后来……慢慢地周围的人划分成了两类人：一种是追求精神境界的，满世界地修庙，朝拜各种流派的神仙，他们是寻求神迹的一类人。甭管是什么神仙，只要是跟神有关，也甭管什么派别，再不济也要给这些庙搞个地面水泥硬化，因为他们力求跟神仙站好队，乞求来世再来一场这等好命。还有一种，便是满世界地玩女人，搞爱情。他们恨不得在全国的每个城市里都养个金丝雀儿，每时每刻都有人爱着他们，等待着他们。周德凡自己觉得吧，他算是有见识的人，他的境界应该更高一些。所以自打有了钱，他就给学校捐，给孤寡老人捐，给全村全镇铺路修桥捐，甚至县里有些企业发不出工资来，领导找了他，他都会想办法帮忙，要知道他的出手一向是大气的。一下子，周德凡的日子不再寂寞了，众生云集在他的身边，看着他的脸色过日子。于是，他又美了起来。

从小钱，捐成了大钱，从小人情滚成了大人情。周德凡的情感世界也开始慢慢地变了味道，越来越令他感觉不是个滋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村里只要有事，那些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找爹娘，而是找周德凡。家里没钱了找周德凡，家里有困难了找周叔，孩子上大学开学了，找周大兄弟。原本简单的三口之家的一家之主，突然就成了全村人的老子，尽了所有的义务，也担了全部不该有的责任。好人当久了，好话听多了，周德凡也就没有最初的感觉了。周德凡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个不长脑髓的二百五，他开始怀疑起周遭，怀疑起整个社会都在觊觎他，而所有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不纯的。除了钱，大家几乎不跟他打其他交道，于是，他倒是生出人生的最后一场心

眼来。他将大部分的财产给儿子、女儿过了户，生怕自己有一天二百五到了顶点将家里彻底地倒腾干净。

周德凡聪明了没几天，口袋里的钱捂了也没几个月，周围的人就把他气了个半死。什么为富不仁，忘恩负义那都是轻的，原本全镇子的大善人，这会儿子就变成了黄世仁再世。周德凡一次没给，全村人数落，两次躲避，把全社会人都给得罪了。周德凡想不明白，他做了那么多，怎么就落下个“周缺德”的外号呢？于是这口气他就这样给憋住了。

这天上午，躲在省里很久没回家的周德凡刚进村，村里的五爷就来找他了，一开口，修庙，拿五十万。周德凡当场就翻脸了。五十万小意思，可他就是不给。五爷也痛快，直接威胁他，“你小心你死了，乡里乡亲连个抬棺材的人都没有。这可是给全村修的！”周德凡这次倒是挺“光棍”的，他说他早就安排好了，死了，就火化成灰撒到村里的水井中，叫村里的每个人都吃上一口。这下满意了吧？！

五爷也是个性格比较执拗的人，以前大家揩油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劝阻过周德凡。而今天开口向周德凡拿钱，他还真是第一次。但是没想到的是，就这点在周德凡看来都不算小钱的小钱，还被打脸。他老人家气性一上来，就愣是没放过周德凡。他把周德凡的朋友、亲戚、亲兄弟、前婆娘如何从他手里骗钱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过了一次，末了出门还骂了一句：“你就是个二百五，一辈子是！”

老爷子骂完，甩手就走了。他走了好一会儿，保镖见周德凡在小厅里没出来，就敲门进去。他一进屋，就看见周德凡倒在了地上，嘴角还有一丝血痕，地上浓浓的一口心头血还是紫色的。

周彦自己在家闷了几天，依旧不得安生。父亲是死了，死得并没有那么干净。一是遗产问题，二是生前周德凡许诺出去很多东西，虽没什么证据，但是很多人找上门说，你爸说了，要给我这个，要给我那个；你爸说了，要捐这个，要捐那个；你爸说了，叫你照顾好你兄弟，他真的是你爸的亲骨肉；你爸答应借我钱了……

周德凡的一对子女早就被自己不负责的爹给教得通透了所有的人情世故。这两人倒是废话也没说半句，甭管你怎么啰唆，只有一句话：“法庭上见。只

要你敢告，只要有证据，法院判我们给，我们就给。”

夏日转眼就走到了末尾。周彦与周晨一起来到村口的河岸边，今儿，是周德凡的五七。这一路，姐弟俩走得奇慢，四处看着，想找着一些属于他们童年的记忆。可记忆里的参照物都没了，周家所在的村子就像个小城市，已经完全没有早先的憨厚质朴。村里的人远远地看着这对姐弟，早几天闹腾得实在是厉害，大家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什么情分上的话来搭话。周彦他婶子想过来，周晨扭头对她说：“我爸不想见你。”那女人讪讪地跟着，远远地，手里还提着沉甸甸的祭品，十分艰难地跟着。

河岸边的野菊花随意地开着，一阵风吹过，漫天的蒲公英徐徐地升起，慢慢地随着风不知道飘向何方。

“就这里吧。咱爸能收到的，他路宽！”周晨不想走了，就随便找了个地方蹲下，取出祭品，跪在那里虔诚地烧了起来。



Chapter 02

相亲：别样的相识

周彦回到北拓市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开机给华梅打电话。然而拿起电话的那一刹，他才想起，华梅已经是过去式了。她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另外一个男人。

取出电话换好了卡，开机，紧接着便是一阵铺天盖地的短信、电话的震动声。周彦拿起电话，静默地看了它很久，它才停止了震动与鸣唱。有很多短信，但是大部分的短信是建材市场的商户打来的，无外乎就是哪里漏雨了或者想要改建申请之类的。排除那些业务性的电话，剩下的就是他的好友、生意合伙人路志青打来的。一开始，路志青就是问问他去哪里了，到了后来路志青开始生气，问他到底是怎么了，再后来路志青开始发急说，假如再找不到周彦，他就报警了。

消失的三个月，几十条短信，周彦觉得自己的心是暖暖的。路志青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当年，周彦的高考分数只有一百三十分，这下子是上哪个大学都不可能了。周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弟弟在外晃荡，于是就找了一所民办大学让弟弟念。

周彦上的这所大学叫做北拓科技大学，名字听上去不错，但其实这所大学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毕业证上的一个学校钢印。这所大学是国内一所著名大